

理性的彼岸

● 胡敏中 著

● 时代的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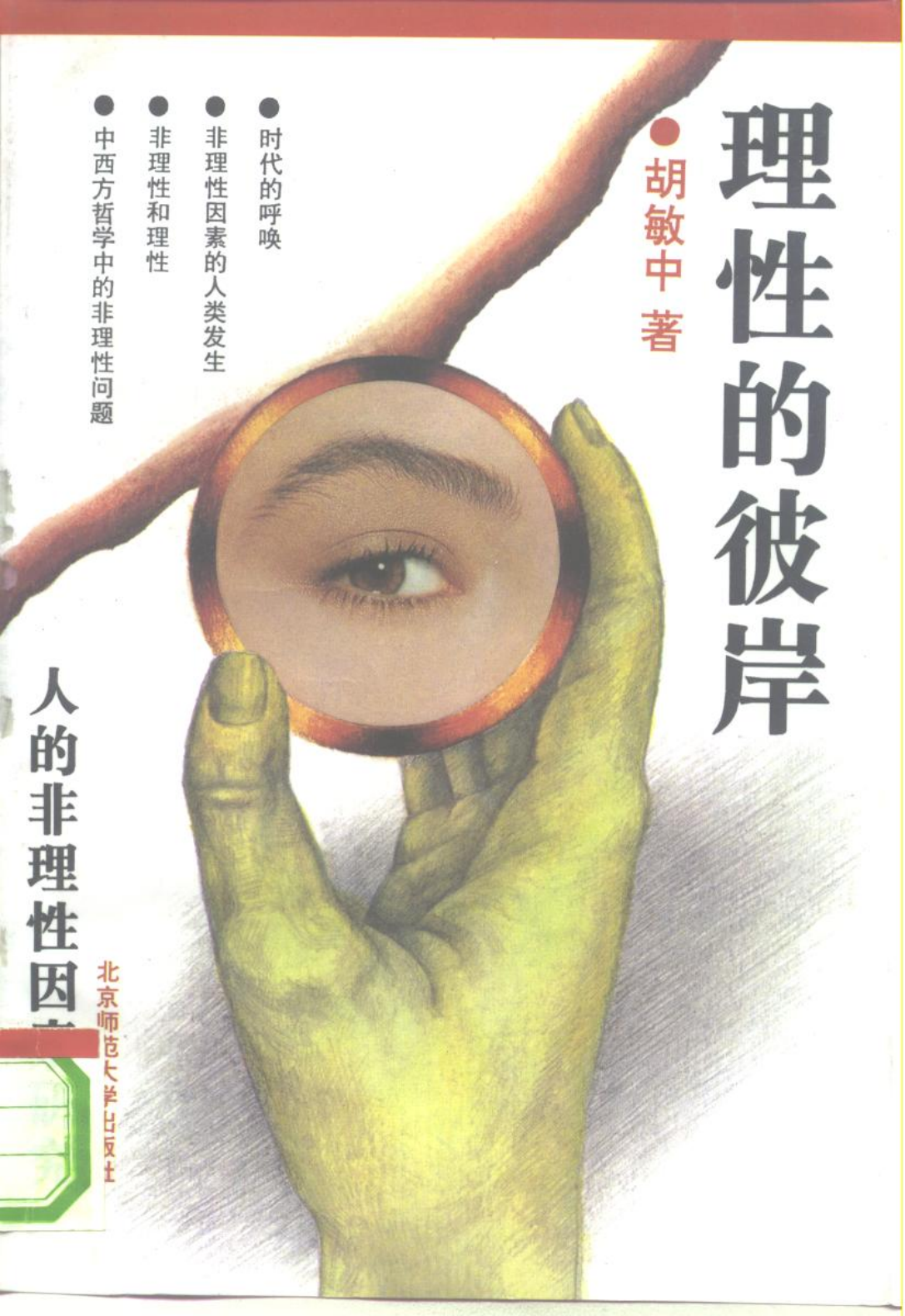
● 非理性因素的人类发生

● 非理性和理性

● 中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问题

人的非理性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性的彼岸

——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

胡敏中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 胡建祥

封面设计 刘学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胡敏中著，—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7

ISBN 7-303-03530-3

I. 理… I. 胡… III. 哲学理论-理性-研究 IV.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7048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数：7.5 字数：184 千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册

定价：7.60 元

序

齐振海

对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我国哲学界却长期以来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我们除了批判过非理性主义以外，对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几乎没有研究。1978年以后，才陆续有少数哲学硕士生、博士生写过有关非理性问题的学位论文，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非理性问题的研究专著出版。胡敏中同志写的《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一书，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胡敏中同志研究非理性问题已经数年，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颇有影响的非理性问题的学术论文。这次他又集中一段时间完成了这本学术专著，对非理性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见解。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该书注意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把非理性问题的研究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力图反映时代的需要。该书还有分析地批判了非理性主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我们重视非理性因素的研究，但也要反对扩大非理性的作用。

不言而喻，由于非理性因素是我们长期研究不够而又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因此，该书无论在材料运用上，还是概念界定或论述上，都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作者在倾听读者的意见之后，再进一步加深对非理性问题的研究。

1993.12.14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时代的呼唤.....	(1)
二、研究的困惑及对策.....	(4)
三、应该正确对待的几个问题.....	(7)
四、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14)
第二章 中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问题	(18)
一、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问题	(18)
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述评	(24)
三、中国哲学中的非理性问题	(34)
第三章 非理性的含义、特征及表现形式	(46)
一、非理性的三层含义	(46)
二、非理性和主体性	(58)
三、非理性的特征	(61)
四、非理性的表现形式	(66)
第四章 非理性因素的人类发生	(78)
一、无意识的人类发生	(78)
二、直觉、情感和意志的人类发生	(98)
第五章 非理性因素的个体发生	(104)
一、精神重演律和个体认识的发生问题.....	(104)
二、无意识的个体发生.....	(108)

三、直觉的个体发生·····	(119)
四、情感、意志的个体发生·····	(127)
第六章 非理性因素发生的机制·····	(133)
一、客观机制·····	(133)
二、生理机制·····	(139)
三、心理机制·····	(147)
四、社会机制·····	(153)
第七章 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158)
一、无意识的作用·····	(158)
二、直觉的作用·····	(169)
三、情感和意志的作用·····	(175)
四、认识过程中的偶然性和非理性·····	(180)
第八章 非理性和理性·····	(188)
一、非理性和理性的二重奏·····	(188)
二、认识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194)
三、没有理性的非理性是盲的·····	(199)
四、没有非理性的理性是空的·····	(205)
第九章 非理性因素的培养·····	(212)
一、人的全面发展与非理性因素的培养·····	(212)
二、非理性因素培养的途径·····	(222)
主要参考书目·····	(231)
后记·····	(235)

第一章 绪论

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非理性问题，首先就得弄清这种研究的现有状况、时代意义和方法论特色。

一、时代的呼唤

研究非理性问题，是现时代的呼声和要求。

本世纪中叶以来，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已进入到了生产的高技术化，经济、政治、文化的国际化，社会的信息化和大科学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竞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表现得尤为激烈，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所以，人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各国间的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人才和人的素质的竞争。而人的素质的内容是丰富的，除了其生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外，还有其精神素质，精神素质主要是指文化、经验、逻辑思维、感知、想象、无意识、非逻辑思维、情感、意志、信仰等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是人的素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包括着非理性因素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

且引起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也产生了一些负效应，如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等全球问题。实质上，这些都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

另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带来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紧张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在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节奏条件下，各种大众传播文化工具和产品充塞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人们每天总是忙忙碌碌，应接不暇，这就增加了人的生活的紧张度。现代医学的发展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这对于拯救人的生命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人体器官尤其是脑器官的移植，使得器官移植者和被移植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器官移植者究竟是自己还是他人？同时这也引起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器官被移植者即使求生无望时，他也有人的尊严和价值，有保留人体完整的权利，而器官移植手术恰好和这种价值观念相冲突。试管婴儿和安乐死的出现也有类似的情况。试管婴儿的诞生对母亲的生育是一次解放，但同时也引起了夫妻、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新变化，这不仅出现了遗传父母和养育父母的分离，而且使父母和子女之间那种传统的骨肉之情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淡漠和疏远了。另外，随着试管婴儿的诞生，相继就出现了“出租子宫”、代理妊娠的“代理母亲”。代理母亲的出现，使本来就复杂化的家庭关系更趋复杂。“安乐死”的出现也引起了价值观念的冲突。执行“安乐死”是一种犯罪行为还是一种道德行为？安乐死既然是对垂危病人施行死亡，那它应该是一种犯罪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但安乐死是对其生命无继续保留希望和价值的垂危病人施行无痛苦的死亡，它不但不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是一种早日结束病人痛苦人生的道德行为。“安乐死”本身所具有的这二重属性给人们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二难选择。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际关系的

淡化。例如，现代通信技术的现代化，“地球村”的出现，给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加强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信息的接收，促进了人的潜力的发展。有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通信的现代化只是片面地强化了人和物的关系，而人和人的关系相对削弱。随着电话的普及和BP机、大哥大以及无线电话、可视电话的出现，人们可以凭借这些通信工具进行联络，从而就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人情淡薄，使人感到孤独、冷漠和失落，有的甚至逐渐造成心理障碍。

再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社会文明的到来，相伴滋生出许多“城市病”。如城市人口剧增，带来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垃圾成灾、能源紧缺以及暴力等严重的城市问题。这些“城市病”的滋生，使人感到紧张、麻木、单调和失落。城市高楼拔地而起，充分显示了现代都市的新潮和风采，但相继产生了“高楼病”。高楼病不仅包括一些生理疾病，也包括一些如孤僻、冷淡等心理疾病。

以上说明，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的困惑”。当代社会“人的困惑”的出现，是人类理性和智慧发展的产物，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结晶。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反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用非理性主义代替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并不是摆脱当代社会“人的困惑”的有效途径。因为若没有人类的理性和科学，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成就，也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的文明。没有现代社会的文明，也就没有人在当代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虽然人在当代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伴随着“人的困惑”的出现，但“人的困惑”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理性和科学只是从技术上给“人的困惑”提供了基础和可能，“人的困惑”更有着社会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要摆脱“人

的困惑”，绝不能以牺牲人类的理性和科学为代价，相反还要进一步发展人类的理性和科学，不过这种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要同非理性的发展同步，用非理性来补充和调节人类的理性和科学。由于人类过去过分地强调了理性和科学的发展，而忽视了非理性的发展，从而使得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感到“困惑”和“危机”。所以要克服人类的这种困惑和危机，主要在于培养和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使人在情感、意志、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赶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人性、人格和人的心态完善和完满起来。这既是摆脱现代社会“人的困惑”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发展人类理性和科学的必要条件。

二、研究的困惑及对策

现代社会的发展，急切地呼唤着人们对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和培养。然而，相对于人们对理性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说，人们对非理性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够和落后，它长期处于宽泛和零散的研究状态。即使产生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但自古希腊至此，理性主义一直成为人们研究的主轴，从而理性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和统治的地位。

在我国，对理性的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展，而对非理性的研究则刚刚起步，非理性几乎还是一片亟待开垦的精神处女地。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就直觉、灵感、情感、意志和无意识等这样一些非理性因素进行了认识论、心理学、教育学和文艺学等多学科的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对于我国长期忌讳和忽视非理性的研究做了很好的开创性工作。但目前我国对非理性的研究还处于对非理性的各种因素或成份进行分别的考察和搜集材料阶段，而对非理性的本质、特征、结构和功能等诸问题作总体的研究还不够。

造成对非理性研究的这种不受重视和落后的状况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其中两方面的原因尤为突出：

一是人们对“非理性”持有不正确的理解。人们常常把非理性理解为“不要理性”、“否定理性”，甚至“丧失理性”。在英语中，irrational 和 lacking reason or understanding（缺乏理性或缺乏理解）或干脆和 absurd（荒谬的），senseless（没有意义的）等同起来。在学术研究中，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去理解和使用非理性。哲学家认为非理性就是逻辑混乱；心理学家认为非理性就是人的动物般的原始欲望和冲动；道德学家认为非理性是丧失天良和违背人伦；宗教学家认为非理性是背离神祇的异端邪说；法学家认为非理性是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政治学家认为非理性是盲目的政治手段和阴谋。^①人们对非理性所持有的这种理解，主要在于把非理性放在理性的对立位置上，而理性的含义是指理智和冷静，而非理性的含义则是盲目和冲动。另外，人们又往往把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混淆甚至等同起来，似乎非理性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全是非理性本身所带来的。据此，人们往往逃避非理性。

二是非理性本身的特点给非理性的研究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非理性属于人的精神范畴，而研究人的精神现象始终没有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科学实证，这是由精神现象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如心理学直到近代才产生，并且曾一度被称为“伪科学”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因为对人的心理现象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科学技术手段，基本上采用主观描述的方法。另外，心理现象难以完全用纯技术手段进行直接测定，技术手段所测定的内容主要是同心理变化相伴随并作为心理变化基础的生理变化，至于一些复杂的

^① 参见夏军：“非理性及其研究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心理现象是很难用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来测定的。^①因此,心理学的结论不像自然科学的结论那样精确和规范,往往具有可塑性的特点。而非理性是一种更复杂、更特殊的精神现象,心理学研究所处的困境同样是非理性研究所面临的。如果说,人的理性、理智、智力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测定出来,并能用语言较清晰和准确地表达。那么,人的非理性,如无意识、直觉、情感、梦幻就很难用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测定出来,语言也难以清晰和准确地表达它们。因为非理性具有非逻辑性、不规则性和模糊性等特点,而技术手段、仪器设备和语言都具有逻辑性和规则性等特点,所以它们很难测定和表达非理性。非理性本身的这些特点给非理性的研究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对于第一方面的原因,我们应澄清是非,消除对非理性的偏见和误解,把非理性看作是人的精神属性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的确存在的,它的作用在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中,乃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我们只有从正确的立场出发,持有科学的态度和探索精神去认真地研究非理性,才能对非理性的含义有正确的理解,从而才能消除人们对非理性的偏见和误解。我们承认,非理性具有盲目性、冲动性和过激性等消极的作用。但非理性也具有补偿和调节理性,从而协调人们的生活等积极的作用。非理性所具有的这二重性不应成为我们贬低和忽视甚至否定非理性的理由。非理性具有二重性,理性何尝不具有二重性?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矛盾二重性。问题不在于非理性所具有的消极作用,而在于我们应怎样避免非理性的消极作用,化非理性的消极作用为积极作用。

至于不重视非理性研究的第二方面原因,我们应借鉴其它相

^① 参见夏军:“非理性及其研究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尽量做到非理性研究的定量化和实证化，尽量使非理性研究的成果精确化和规范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更新传统观念，不要认为只有逻辑化、程序化、精确化和定量化的东西才属于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要做到这一点是不难的，但在人文科学领域要做到这一点则比较困难。因为人文科学大都采用描述性方法来建构其学科体系，它们难以具有精确化和定量化的特点，它们的变通性和可塑性都比较大。人文科学无疑也属于科学之列，而对非理性的研究则属于人文科学研究的领域，因此，对非理性的研究无疑也是一种科学的研究。

三、应该正确对待的几个问题

弄清楚非理性研究不受重视的原因，就是要我们对症下药，作一些补救，重视对非理性的研究。不过，研究非理性应正确对待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应摆正非理性研究的理论方位。

作为现实的人，是一个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的统一体，从而，人就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就人的精神属性而言，它可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理性是指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一切精神属性和精神活动，它具有自觉性、抽象性和逻辑性等特点；非理性都是指不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一切精神属性和精神活动，它具有自发性、非抽象性和非逻辑性等特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潮，继承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十分重视理性问题的研究，充分肯定理性的作用，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理性主义只强调整理性的作用，而忽视或否定非理性的作用，并把理性当作人的最高本质，这就有失于偏颇。其实，在人的精神属性中，除了理性因素外，还

包括情感、意志、欲望、直觉、灵感、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是调节人类生活的重要手段，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它在人类活动和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一反理性主义的传统，强调非理性的存在及其作用，这对于推动非理性问题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非理性主义把人们的理性和非理性对立起来，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完全否定理性的地位和作用；这就走向了和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同样是片面的。

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的精神属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理性指导和支配着非理性，而非理性又可以调节和补偿着理性。没有理性的非理性是盲目的，没有非理性的理性是空洞的，但理性和非理性并不是平半对等、等量齐观的。在人的精神属性中，理性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起着决定的作用，而非理性只起着辅助性的作用。人类的一切思维成果和精神产品，如科学发现和文艺作品等都是人类理性的结晶，但又渗透着人的欲望、追求、情感、意志、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即使是人类的物质文明，也体现了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弄清了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关系，我们就不应只强调理性而忽视或根本否定非理性，而应把非理性放到它应有的位置来进行研究。

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人类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会越来越强，而人类的非理性思维能力会越来越弱，以至于会出现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逐渐消除甚至完全克服非理性的纯粹理性时代。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我们承认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理性因素会随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提高，但理性的发展决不会以消除和克服非理性为代价的，相反它是要依赖于非理性的高度发展。可以说，没有人的无意识、直觉、情感、欲望、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的高度发展，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高度发展是不可能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高度发展是比翼齐飞和并

驾齐驱的。即使是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和计算机化时代，人的逻辑思维和程序化思维，也即人的理性思维可以由计算机的模拟思维来代替，但人决不会变成机器，电脑也决不会统治和代替人脑，人也决不会变成博物馆里的玩物。我们且不说电脑是人脑的延伸，电脑的程序是由人设计的，单说电脑对人脑的模拟的有限性就足以说明人类的理性决不能消除和克服非理性。电脑只能模拟人的部分理性思维，至于人的非理性思维，特别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电脑是无法模拟的。因为人的非理性思维具有非逻辑性、非形式化、非自觉性和多变性等特点，这是任何电脑都不可能模拟和代替的。因此，试图用人类理性来消除和克服非理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试图用非理性来代替和否定理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就属于这种错误观点。根据以上两种错误观点，我们在研究非理性时，应摆正其理论方位，即应把非理性放在受理性指导和支配下，并又能补偿和调节理性这样一个位置上研究，只有这样，才不会走向非理性主义的极端。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一提到人的无意识、直觉、情感、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就有人会出来指责和反对，认为非理性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无需涉及非理性领域。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正面和系统地论述过人的非理性问题，在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人的非理性问题也几乎只字未提。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无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正面和系统地论述人的非理性问题，这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而这时正逢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西方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于是，自马克

思主义哲学产生之日起，就受到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挑战和反对。为了迎接这种挑战并给予有力的回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为了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重批判非理性主义否定理性、无限夸大非理性，把非理性绝对化和本体论化的错误观点，而对非理性主义中的合理成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重视，甚至反对对非理性的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非理性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全部感觉是指人拥有的五官所产生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此外还有思维、直觉、愿望、意志、活动、爱等社会性的感官和感觉。

既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非理性问题有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论述，我们就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无缘。再者，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它并没有结束对真理的探索，而是在不断开辟真理发展的道路。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非理性问题没有作正面和系统的阐述，随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现时代，非理性问题又表现得如此突出，马克思主义也应面对现实，对非理性问题进行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这既是社会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如此看来，研究人的非理性不仅不是和马克思主义无缘，而是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十分密切，研究非理性问题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效途径之一。

既然研究非理性问题是和马克思主义相符合、相一致的，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最一般和最普遍的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南。那么，我们研究非理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

问题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直接指导我们对非理性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反作用于物质以及其它哲学原理，为我们研究非理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非理性是属于精神和意识的范畴，它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反映，同时非理性又具有能动作用，它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而间接地反作用于客观物质世界。因此，我们在研究非理性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在非理性问题的研究上坚持正确的方向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第三，正确对待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

研究非理性并不等于非理性主义。非理性是指在人的精神属性中不属于理性范围的并和理性相对应的无意识、直觉和情感等精神属性或精神因素，而正确地研究人的非理性因素就会产生一种正确的关于非理性的观点和理论。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则是一股关于非理性的唯心主义思潮，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峰。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从根本上贬低和否定理性思维的作用，把非理性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把非理性本体论化，认为人的意志、欲望、感觉和情绪是世界的基础和本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些非理性因素所派生和决定的。另外，非理性主义者否定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否定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为只有靠直觉、灵感和内心体验才能认识客观世界，认识就是在一种物我两忘、主客相融的迷惘、恍惚的状态中，通过自我意识对自我和世界存在的领悟和体验。

从总体和本质上说，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是一股唯心主义的思潮，但其中又包含了合理的、有价值的成份。从整个人类认识史来看，非理性主义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特殊的认